

汝水扬波聚碧海

张振营

平顶山市区北部有一条逶迤宽阔的清流，它就是汝河。

汝河在伏牛山嵩县的高山峡谷中诞生，一路曲折迂回，接纳涧水溪流，经汝阳，进入平顶山市域的汝州市、郟县、宝丰县，入许昌市襄城县丁营乡汇入沙河。平顶山境内长250公里，流域面积6080平方公里。

与河南南部的南汝河区别，一般称其为“北汝河”。北汝河历史悠久，为古汝水上游演变而来。古代的汝河只有一条，发源于今嵩县车村，经今河南汝阳、汝州、郟县、宝丰、襄城、舞阳、西平、遂平、上蔡、汝南、平舆、新蔡，到安徽省阜南县西南入淮。汝河历史上曾经三易河道，在元代至元年(公元1335年)因其泛滥从舞阳分流，将上段及支流澧、澧等水改道入颍河，下段改源头为泌阳的颍水，从此分为南、北两条汝河，再无缘分。

在上古时代，汝水有千里之长，“过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汉书地理志》中的汝河是一条气势磅礴的大河。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家通过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及实地考察，依据地理学界“河源唯远”的原则，确定北汝河的源头为嵩县车村镇境内的东沙沟，也是淮河的最上游。

“汝”字按《说文》的解释，即专指汝河。先有河，再依河造字，这条河原来叫女河，后来才加上水旁，

为汝河。古文字中“汝”与“女”通用。汝河曾是女媧所居之地，汝河即因女媧得名。

汝河在汝州、郟县段地势开阔，流速变缓，河道变宽，古称“汝海”。“汝海”两岸，山川秀丽，自古为物产丰茂的沃野，因此孕育了生机勃勃的古代文明。汝州、郟县、宝丰发现的众多古文明遗址，都在汝河及其支流沿岸。1978年出土于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的彩陶缸，上面的鹳鱼石斧图，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它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汝窑系我国五大名窑之一，由于它传世器极少，故其价值连城。宝丰清凉寺汝窑窑的发现使考古界汝窑窑址之谜的悬案得以了结，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仪狄和杜康是酒的发明者，仪狄酿酒于“汝海之南，应邑之野”，杜康酿酒在汝阳或伊川，都在汝河岸边。

考古发现，早在百万年前，我们的远古先民就在汝水流域繁衍生息，汝水流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包含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周文化、楚文化等。

古汝水是一条文明之河，文化之河。曲剧、汝帖是汝州的艺术瑰宝，大铜器是郟县的文化遗存，而赵庄魔术这种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是宝丰的一大文化

奇观。

汝河流域，还为历史上的王侯将相提供了政治舞台。楚庄王在汝河岸边击败了晋郑联军；曹操在汝河岸边的摩陂屯田并指挥了襄樊战役；岳飞、牛皋等将领曾在汝河抗金；李自成在郟县、宝丰、汝州的战斗消灭了明军主力，为明朝灭亡敲响了丧钟；刘邦的谋士张良、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冯异、臧宫、铫期、傅俊等就出生在汝河两岸。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这是《诗经·国风》中《周南·汝坟》中的诗句。汝是汝水，坟是堤岸，《汝坟》是最早歌颂汝水的诗。人们逐水而居，于是山明水秀的汝河流域成了一方富有诗意的热土。李白《送张秀才从军》写道：“长策扫河洛，宁亲归汝坟。”孟浩然《行至汝坟寄卢征君》写道：“行乏憩子驾，依然见汝坟。”诗人孟郊《汝州陆中丞席喜张从事至同赋十韵》写道：“汝水无浊波，汝山饶奇石。大贤为此郡，佳士来如积。”宋代苏轼《送欧阳主簿赴官韦城四首》写道：“江湖咫尺吾将老，汝颖东流子却西。”“白马津头春水来，白鱼犹喜似江淮。”……

如今，汝河已成生态河，堤外绿浪簇簇，堤内碧波荡漾，重现“汝海”景观，引水入城、入村的水系连通工程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水美乡村图在汝河两岸徐徐展开……

转自《平顶山日报》

明代毗卢遮那铜佛

刘孟博

1983年9月上旬，河南省古建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对汝州市风穴寺七祖塔测绘时，于该塔正面第七层假门内发现明代毗卢遮那铜佛像一尊。经过测量，佛像通高为30厘米，底座高7.5厘米，座宽16.4厘米，像身高16厘米，头长6.5厘米，总重为3.85公斤。

该毗卢遮那佛造像，顶饰螺发，宝珠前置。面相方润，耳长垂肩，弯眉细目，双眼微微俯视，如观照一切众生。鼻梁挺直，鼻翼宽大，嘴角上扬，表情沉静内省，具有庄严大气之势。佛像身着通肩式袒胸垂领袈裟，内著僧裙，双手二拳收于胸前，右拳握左拳，二拇指并竖，二食指指尖相依，结最上菩提印，跏趺端坐于圆型莲台之上，莲瓣宽大，挺拔有力，时代特征明显。同时，在莲台下部底座铸有铭文二十九字，其内容为：“汝州伍院保一图信人李奎、妻赵氏；长男李九章、李九功；嘉靖卅年四月造。”

毗卢遮那佛，又作毘卢遮那、毗楼遮那、毗卢折那、毗卢舍那等，意译为“遍一切处、遍照、光明遍照、大日遍照、净满、广佛严净”。毗卢遮那原为太阳的意思，象征着佛智广大无边，无所不在，是中国寺院中常见的一尊佛像。

毗卢遮那佛是释迦牟尼的法身佛，在佛教中经常会提到三身佛，即法身毗卢遮那佛，应身释迦牟尼佛，报身卢舍那佛。这三尊佛像间的关系非常奇妙，对

此佛教中有一个精妙的比喻，法身佛如明月，报身佛如月光，应身佛如月之影。即使水干了，月亮的影子不见了，但月亮依旧存在。就是说法身毗卢遮那佛，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永远存在，可见其在佛教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对于毗卢遮那佛的身份、地位，因译音不同，造成后世各佛教宗派对它有不同的解释。天台宗以毗卢遮那佛为法身佛、释迦牟尼佛为应身佛、卢舍那佛为报身佛。法相宗亦有三身说，但所尊称略有不同，他们把毗卢遮那佛作为自性身，以卢舍那佛为受用身，以释迦牟尼佛为化身。华严宗根据《华严经》，认为毗卢遮那与卢舍那分别为音译的全称和略称，毗卢遮那为报身佛，是《华严经》所说莲华藏世界(佛报身之净土)的教主。密宗则视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在五方佛中代表法界体性智，为理智不二的法身佛，是金刚界的根本，密宗金刚界和胎藏界都将其奉为主尊佛，为密宗最高崇拜对象。

明代时期，毗卢遮那佛信仰极为盛行。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在诸多寺院中见到供奉此像的殿堂，如风穴寺大雄宝殿，旧称便为毗卢殿。在风穴寺七祖塔上发现的这尊明代毗卢遮那佛像，肃穆端庄，形神兼备，体态优美大方，比例匀称，衣纹线条流畅，采用了内地传统的写实手法，具有中原明代佛教造像的典型风格，是明代中原毗卢遮那佛造像的标准样式，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宗教价值。



明代毗卢遮那铜佛

老家的饭场

孟学礼

我的老家在豫西农村。以前，由于村里没有一家像样的企业，村民全靠土里刨食，相对比较贫困。近几年因打工潮的涌动，加上农村种植结构的调整，村里的面貌逐渐改变。

饭场，就是吃饭的场地，并非家里的餐厅，也不是饭店。笔者要说的是在农村街口那些相对比较热闹的地方。对于祖祖辈辈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可能有些陌生。

在农村，每个村庄都会有那么几个比较热闹的饭场。以前的饭场，可是最“繁华”，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那时的农村，吃饭非常简单。记得小时候，食材匮乏，人们吃饭的标准是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一顿饭能吃上几个菜，那是根本不敢奢望的事。

大部分人家几乎是清一色的素食，且种类单一。

早上一碗玉米糊涂稀饭，里面煮几块红薯轱辘，黑不溜秋的红薯面蒸馍，就着自己腌制的咸菜。中午捞面条，照样是红薯面擀的，偶尔吃一顿小麦面粉做的白面条，那是家里来客人时才招待的。晚上仍是稀饭，不是玉米糝就是红薯面糊涂，下饭的菜一般都是生拌萝卜丝或者白菜丝，或者就着韭花咸菜是常有的事。偶尔也会把萝卜白菜炒熟吃，因为炒菜费油，一般人家是不常吃的。

虽然饭菜简单，但到了吃饭时段，就是饭场最热闹的时候了。大人小孩都会端着饭碗，从家里走

出来，在饭场聚集。碗边上放一点菜，讲究一些的家庭，会弄个小碗(或小碟子)盛菜。

饭场其实没有什么餐桌、凳子之类的设施，最多就是有稍微平整的几块石头或者砖头，随地势摆放。人们坐在石头上，把菜碗放到跟前的黄土地上，边吃饭边聊天。

张家长，李家短，谁在外边遇到或听到奇闻轶事，就会在饭场里给大家传播、分享、边说、边听、边吃，有时还会引来一阵哈哈大笑，场面热闹之极。

各家各户条件大同小异，在饭场里吃饭，一日三餐大多以素食为主，即使有些家庭条件好的，也轻易不见大鱼大肉，除非到了过年过节时才会吃到。如果遇到谁的菜碗里放几片肉，那就是最让人眼馋的事了，就会不由地流出涎水，羡慕之极。一些嘴馋的就会厚着脸皮凑上去，伸出筷子，夹上一块，吧嗒吧嗒地咀嚼着，细细品尝，久久不愿咽下，美滋滋享受着。

村里有一位长者，辈分也高，都叫他“石头爷”，家里条件比别人稍微好一点，爱好“显摆”。石头爷瘦高个儿，下巴上留一撮两寸长的山羊胡子，说几句话，就会顺手捋一捋那几根钢丝状的花白胡须，显得很绅士的样子。那个年代，没有纸巾之类的东西，石头爷就经常在裤兜里装一块小手绢，时不时地掏出小手绢，在脸上和嘴上擦一下。

一次吃饭时，石头爷从家里端出玉米糝稀饭和白菜炒萝卜丝，菜碟里还有几块油哄哄的五

花肉。他左手端着饭碗，右手端着菜碟，两根指头上夹着一双筷子，张场地把端菜碟的右手往前伸得老远，生怕别人看不到他碟里的肉。还故意装着选择能坐的地方，在人们前面转悠了一圈之后，在人多的地方找了个石头坐下。把夹着肉片的筷子在眼前晃了几圈，才放到嘴里细嚼慢咽，生怕别人看不到他碗里的肉片，边嚼边说：“嗨，还是肉香呀！”

饭场里吃饭的人们都眼馋地看着石头爷菜碟里那几片薄片。就连旁边几只大红老公鸡也闻到了香味，伸出精细的鸡爪，边跳着，边把鸡头伸的跟捣蒜似的，发出“嘎嘎嘎”的叫声，往石头爷的跟前凑。

其实，石头爷菜碟里的五花肉总共也就五六块，都摆在菜碟的最上边。石头爷刀工好，把肉片切得薄很薄，几乎透明，看起来肉块很大。石头爷是个既爱张扬又极“小气”的人，好吃的东西轻易不“让”别人，还老在人多时炫耀。都知道石头爷“抠门”，也就不上前凑热闹，换是别人，一些脸皮厚的村民早就围过来，把菜碟里的肉抢光了。

第二天中午，石头爷又端着饭碗出来了，又是在饭场里转一圈，在人多的地方找个石头坐了下来。人们看到石头爷端的菜碟里，还是萝卜炒白菜，但菜碟里只有两片肉，在菜碟表面平整平整的覆盖着，那两片肉特别显眼。石头爷使用筷子扒拉

着碟里的菜，最后故意夹起一片肉得意地说：“还是肉好吃。”人们看到石头爷的筷子扒拉一阵后，每次夹起来放到嘴里的不是肉片，而是下面的萝卜白菜。

第三天，石头爷的菜碟里只有一片肉了，村民们看得真切。

石头爷依然又炫耀了一番，嘴上仍旧不离“还是肉香”这句话。

这时，爱“掂凉壶”的“二愣”大声说：“石头爷，那一块肉在你碟里都放三天了，快放臭了吧？”

人们一阵哈哈大笑。

听着是笑话，其实也是真事，因为石头爷过世二十几年，好多村民们还都记得他。

那个时代，因为经济相对落后，生活资料匮乏，特别是偏僻的农村，一碗红薯面条浇蒜汁填饱肚子就算一顿饭，也没有那么多讲究。饭场也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地方，充满了乐趣，人们分享着快乐。

由于工作原因，笔者早就离开农村，移居小坡。虽居闹市，仍不忘难舍的乡情。趁星期天休息，驱车回到老家，随便在村里转悠，往日土坯瓦房几乎不见了踪影，新农村整齐的楼房依次林立，堪比城区的别墅。清一色的红色油漆大门，闪闪发亮，几乎能照出人影，大门两旁春节时贴的喜庆对联依然鲜艳夺目。街道上，每隔二三十米距离就有一个四五米高的太阳能路灯杆高昂着头站立在农宅

的围墙边，阳光板蔑视一切地朝天仰望。

走在干净整洁的街道上，路旁的绿化带修剪得整整齐齐，若不仔细看，和城市里的独院小区还真没有多大区别。只可惜，在街口旁边，看不到昔日饭场吃饭时的石头、砖块和树木疙瘩。随着农村居住环境的改变，多年前的饭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时近中午，忙碌的村民三三两两回到家里，看到我街上转悠，纷纷诚恳地让我到家中吃饭。

在农村生活的乡邻，习惯了在亮堂的环境里吃饭，新房屋，新街道，却没有了吃饭扎堆说话的地方。

正是午饭时段，看到大多村民家都敞开着大铁门，村民们就干脆在自家的临街大门内，摆上一个小方桌，凳子围了一圈。桌子上摆满了形形色色、味美飘香的菜盘子，一家人围坐在小方桌旁，边吃、边说、边笑，其乐融融。

看到小方桌上自家地里种植的纯天然蔬菜，烹饪加工的五颜六色，装在盘子里，鸡子、鱼肉等各类肉品也成了小方桌上的“常客”，这时，随风飘来一缕缕肉香味，煞是让人嘴馋。

昔日饭场上石头当桌凳，一碗玉米糝就着咸菜，粗粮淡饭填饱肚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人们再也不会看到饭场上谁的菜碟里有几块肉片就馋的流涎水了。

石头爷那一片五花肉吃三天的笑谈也渐渐被人忘掉。

风穴寺有一股泉水叫大慈泉。这大慈泉有三大怪，一是涝不涨水，二是旱不减水，三是冬不结冰，长年不断流，水色清纯，水味儿甘甜。成了风穴寺八大景之一。

传说从前风穴寺有位小和尚，是寺里的打杂和尚，常年上山砍柴，供寺里和尚烧火做饭使用。这小和尚为人慈善，憨厚可爱。有一天，小和尚上山砍柴，碰见一只恶老雕，正啄吃一条小花蛇。那小花蛇被啄得浑身血淋淋的，眼看要被啄死了。小和尚看小花蛇可怜，就朝恶老雕甩过去一根木柴，把恶老雕撵跑了。小和尚捧起小花蛇，带回寺里，把它放在一个瓦罐里，用山上的草药涂在它的伤口上。七天之后，小花蛇的伤好了，小和尚把小花蛇捧到山上，放到草丛里。奇怪的是，那小花蛇朝着小和尚点了三下头，才钻进草丛中不见了。

这一年，汝州地界大旱成灾，百姓们种的庄稼都旱死了，颗粒无收。后来干旱严重，风穴寺的山水也断了流，很多和尚离开风穴寺，往别处求生去了。小和尚一个人留在寺里，守在寺里不走。这天，山下来了许多香客，有男有女，也有老有少。大家都是求寺里的菩萨保佑，老天爷快快下雨，救这一方百姓活命的。小和尚见乡亲们可怜，心里发急，可也没有办法，心里很难受。到了晚上，小和尚一个人在寺里哭哭啼啼说：“菩萨呀，俺整天在这儿烧香上供，供奉着您，您就发发慈悲，救救这地上的百姓吧。”

小和尚哭着说着，听见有人说：“小和尚别哭啦！明天就会有一场大雨下来。”小和尚抬头一看，一位姑娘站在自己面前。他还以为是菩萨显灵了，就问：“您是菩萨吧？真能下雨我在寺里为您再塑金身。”那姑娘说：“我不是菩萨，我是东海龙王的小女儿。”小和尚说：“那您咋会跑到这儿来呢？”那姑娘说：“我出来游山玩水，见这风穴山山清水秀，柏翠竹绿，我就住在这儿不想走啦。”小和尚说：“那你咋认识我哩？”那姑娘说：“你救过我的命呀！”小和尚摇摇头说：“你说瞎话哩，我啥时救过你呀？”姑娘笑笑说：“你在山上救过一条小花蛇，那就是我。”小和尚这才想起来。

原来小花蛇是来报恩来啦。

第二天，汝州地界果然下了一场大雨。百姓们趁着好墒情，在地里抢种了萝卜、白菜和别的蔬菜，以菜代粮，饿死人的事总算没有再发生了。人们都感激风穴寺的菩萨灵，在风穴寺祈了雨果然就下了雨，是寺里的小和尚功夫高。

到风穴寺祈雨烧香的人多了，风穴寺的香火又旺了起来，小和尚也做了寺里的方丈，成了远近闻名的高僧。

一天半夜，小花蛇又变成个姑娘来找小和尚。小花蛇说：“我就要离开风穴寺回家了，临走再和你见一面。”小和尚说：“风穴寺这么好的地方，你为啥要离开呢？”小花蛇说：“我的父王东海龙王要我回去，不能不走呀！”小和尚说：“有你在，老百姓要有风，要雨有雨，年年庄稼丰收。你这一走，天又要大旱啦。到时候百姓又要遭殃了。”小花蛇拿出一颗绿珍珠说：“这颗绿珍珠你带在身边，要雨时把它放在山上一棵大柏树下，雨就下来了。”小和尚说：“真的？”小花蛇说：“真的，不过你可记住，不能把绿珍珠忘在山上，那样的话，我就永远回不到风穴寺山上了。”小和尚点点头记下了。

小花蛇走后，小和尚每到天早的时候，就拿着绿珍珠上山，只要把绿珍珠往大柏树下放，雨马上就下来了，汝州百姓一直过着富裕的日子。有一天，小和尚拿着那颗绿珍珠又去大柏树下求雨，刚把绿珍珠放下，忽听山半腰有人喊救命，小和尚赶紧往山半腰跑。到那儿一看，一个瘦老头夹在两块石头中间，头上脸上都是血。小和尚跑过去问：“你咋啦？”瘦老头说：“我上山砍柴，不小心摔下山来，腿摔折了。”小和尚二话没说，背起老头下了山。等救好老头，小和尚才想起绿珍珠忘到大柏树下。小和尚想起小花蛇的话，急得满头大汗。急忙冒雨往山上跑，到那棵大柏树下，绿珍珠真的不见了。小和尚想起小花蛇永远回不到风穴寺来了，就后悔地哭起来。

夜里，小和尚做了一个梦，梦中小花蛇又变成个大姑娘站在他面前，埋怨他说：“绿珍珠是我的魂儿，你把我的魂儿丢在了山上，我的命也留在风穴山上了。”小和尚听了，不知说啥好，低头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又说：“都怨我，那天只顾救那个受伤的老头，把绿珍珠忘在了大柏树下，我就在寺里为你念一百天经，超度你早入仙界吧！”小花蛇说：“你为我念一百天经，我就会变成风穴寺里一股永远不断的泉水，供这儿的老百姓浇水地使用。”说罢，小花蛇不见了。

小和尚醒来后，想起那个奇怪的梦，就坐在禅堂里念起经来，念了一百天经，风穴寺后山果然冒出了一股清纯的泉水，咕咕嘟嘟往南流，长年不断。

后来，人们就把这股泉水起名大慈泉，纪念小和尚和小龙女为老百姓做过的善事。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